又见大峡谷

武晋宁

每年3月22日，是“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的起始日。这个“水日”与元旦、春节等大的节庆相比较，显得有些小众，所以大部分人没曾留意过。我也一样，直到这次参加活动。

为纪念这个关乎人类生存质量的重要日子，宁波市水库管理中心和宁波水文化研究会在今年水日的第二天发起了一次溯源活动，邀请有关退休市领导及文化界、新闻界大咖、知名学者20余人，前往宁波人日常生活的大水缸——白溪水库探访，旨在了解它的前世，关注它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一）

这是我第三次到白溪。

首去白溪，大约是在2005年。那是来宁波工作不久的一次假日游。

白溪水库位于宁海县白溪干流中游大官山峡谷地段。不过那时的白溪与它源头的那条峡谷被统称为“浙东大峡谷景区”，是浙东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长三角的人们，尤其是阿拉上海人前往浙东地区旅游休闲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很久以前，在朋友陪同下去过杭州临安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浙西大峡谷”，这里是黄山余脉和钱塘江水系的源流。谷深壁陡，山高水急，溪流清澈，地貌奇特。据说，浙江境内还有我没去过的“浙北大峡谷”和“浙中大峡谷”。如今在宁波遇到与之遥相呼应的“浙东大峡谷”，就想看看是个什么模样。但那次只是急匆匆地走了一遍，未及细细品味，所以印象不深。看到的只是成群结队的游人在栈道上面大呼小喝、互相拍照，其中操沪语的游客占了一半以上。

二去白溪，是2010年5月下旬。我与宁海武装部的何学军政委一道，专程陪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吴铨叙上将前去游览。吴副总长是江苏常熟人，也是我的老首长。那次他携夫人黄阿姨从上海到宁波休假，经我提议去了一趟大峡谷。老两口用行军速度走在峡谷栈道上，兴致勃勃地跟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直到峡谷尚未开发到的尽头，方才意犹未尽地返回。

在乘车浏览宁波市容经过三江口时，吴副总长由衷感慨道：还是宁波好，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建筑疏密相间，还有大片平坦的农田，一派城市田园风光，在城里就能看到蓝天。不像上海，到处是水泥钢筋林立的高楼大厦，显得很拥挤，人行其中有很强的压抑感。

（二）

这次是三访白溪。蒙宁波市水文化研究会邀请，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中国水资源生态保护联盟·绿色家园志愿者·宁波乐水行”。

没有了前两次的人潮汹涌，人声鼎沸，到了冷冷清清的入口处一时蒙了，居然没认出这是到了白溪，直到看见熟悉的快艇码头才反应过来。

到达目的地后方才知道，国家为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提高饮用水质量，指令要求撤销景区。浙东大峡谷风景名胜区从此退出旅游景点名单，如今只能叫做白溪水库了。

这段时间正值倒春寒，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了快一周了。幸好到达时老天爷还开眼，只阴着脸却没下雨。一干人备足雨具，在水库管理站工作人员引导下，乘天河091号船巡视了总库容为1.684亿立方米的白溪水库，了解了库区水域保洁防护措施。在高124米的大坝上听了供水、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利用功能的介绍。沿栈道徒步溯溪而上，途经大松溪、黄板滩抵达月亮谷源头。

走在大峡谷栈道上，时不时遇到一些纪念建筑。比如“伏波台”“雅川亭”“阆风轩”等等。前两次只顾看山看水看风景，对大峡谷的人文景观没太注意。此次心情放松，时间充裕，故有意识地了解了一下关于它的传说故事。

同行的宁波电视台原台长陈洪勋先生观后赋诗并注释：“白溪水库的源头为天台的华顶山。相传仙人王子乔曾云游至此吹笙作凤凰鸣。号雅川的葛洪曾在此采药，今有雅川亭。号阆风先生的诗人舒岳祥，在此峡谷中采风赋诗，现有阆风轩。”

相传周灵王太子王乔自河南缑氏山驾鹤东来，成为台岳主神，掌吴越水旱，宁海县因称缑城。东汉末年老子降临授葛玄灵宝经。葛洪隐居松溪洞天炼丹，著《抱朴子》开道学先河。核心区域内也是李太白梦游吟诗的天姥山。

游步道两侧的崖壁上不时会看到摩崖石刻。除了被描红的“松溪洞天”石刻外，在显著的位置刻有一幅太极鱼图案。明代传灯法师曾赞誉大峡谷景区：“东涉大海，界水而止，为东南一大结局。其父于南岳，祖于娥山，曾于昆仑，高于雪山。自雪山东南而下，不减四五万里，所有灵粹之气，莫不毕集于此。为神仙之窟宅，罗汉之道场，间生圣贤，养育英哲，岂徒然哉。”

原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也曾为大峡谷题词：“天河台岳，山奇水秀，飞龙在天，浙东胜景。”这个题词如今被宁海人刻在栈道旁的一块巨石之上，成为一景。

（三）

一边走一边与前两次进峡谷时形成的固有印象作比对，发现许多情况有变，也有许多没变。

没变的是使命。据有关资料记载，宁波于2020年6月在绍兴地域内开通钦寸引水工程前，宁海主城区约60%的原水供应来源于白溪水库。2006年7月白溪水库建成后，库区每年向宁波主城区提供1.73亿立方米优质原水，且多为一类和二类水，向下游提供1300万立方米用水，灌溉农田2万亩，为国家电网提供调峰电量4380万千瓦时。

白溪水库是宁波最大的水库，号称“宁波人的大水缸”。无论是景区时代还是水库时代，白溪都为宁波人的高品质生活提供了保障。同行的范伟国先生退休前曾任《人民日报》上海记者站站长。在游完白溪后他撰文道：“以我这个在上海生活十余年的人来评判，宁波的自来水比上海的好喝多啦！”我认同这个评价。每次到上海，打开水龙头，总能嗅到一股淡淡的漂白粉味。

水库大坝上的公示牌显示：市级湖长由宁波市副市长李关定担任。市级联系人、湖库警长分别由市水利局副局长和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长担任。县级湖长和联系人分别由县委书记、县水务集团总经理担任，有名有姓有电话，层级不谓不高。这些，都使白溪为宁波人供应优质用水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没变的是青山绿水。峡谷两岸悬崖峭壁之上，草木依旧茂盛，郁郁葱葱，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浓度高，新鲜程度堪称天然氧吧，惹得一众人大口吸气洗肺。时值阳春三月，偶尔还见一树桃花盛开，万绿丛中突显一簇粉红。大自然雕琢而成的一些老树造型别致，著名的两个老根，“半壁江山”“仰天长啸的鳄鱼”依然夺人眼球。那个“半壁江山”，一棵只剩“半边”的老树，紧贴在石质崖壁上，旁边“半壁江山”四字寓意有趣。那条“鳄鱼”也是一棵被折断只剩下一段的老树，顶部被劈开，像极了鳄鱼张开长长的嘴巴朝天狂啸的模样。

大峡谷最具特色的当数遍布河道的奇石。在松溪洞天吊桥旁的河道之中，赫然矗着一方巨石，侧面看，酷似一个头系发带古代少年的头像。一片有古意的巨石，呈现出深山老林、崇山峻岭的形态，人工是绝对雕不出来的。大峡谷内，我居然还发现了一处十米开外的微型碇步桥。短虽短点，意境却在，不由让人想起今年春晚惊艳世人的舞蹈《碇步桥》。

我不懂诗词，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借景抒情。宁波诺丁汉附中资深语文老师桂维诚的一首《春晓曲·白溪溯源》，却把我想表达的意境描绘了出来。诗曰：“春山滴翠溪声急，雨雾迷蒙传淅沥。乘舟一路荡清波，几只鸟儿惊起疾。”

（四）

距第二次去峡谷已然相隔十多年，时过境迁，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景区已于前几年被关闭。

琢磨了一个问题：关闭利多还是弊多？上网看了看，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

赞成关闭的人有法律作武器。其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环保部门颁布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以及各地出台的相关法规。其基本精神是：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游泳和其他可能污染生活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除了必须守法外，决策者们的初衷想必也是好的：为了给老百姓供应更清洁的生活用水。

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关闭景区，库区水质反而会倒退。

有网民说，景区建成前，库区农民为了生活，乱砍滥伐、向溪沟倾倒垃圾，严重影响水质。1999年的一次检测表明，库体为三类水，库尾更差。每逢下大雨，从山上冲下的水都是黄的，原因就是无序砍伐导致水土流失。

景区筹建时与库区农民签订了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协议。附近6个村的村民可享受70年、每年7%的门票分成。2002年，库区农民共获分成32.5万元，解决了300多人的就业。农民与景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从此不仅不砍树，反而积极护林。每个村都建起了垃圾处理场，再也不向溪沟倒垃圾。结论是：旅游改善了水质。

这种水体保护、旅游开发、农民扶贫三赢的模式，获得全球水伙伴组织（GWP）两次高度评价，被称为“白溪模式”，被列入全球水资源管理“百佳案例”。

我看了之后也感到，景区关闭后的日常管理难度大了。偌大的水库和水道，集雨面积达到254平方公里，库面水域面积3.4平方公里。如今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管理人员，日常保洁、调蓄、维护、管理的难度一定比以前大。每年库体和河道的清理，工作量巨大，有时山上冲下来的树枝树叶杂草，堆在溪里可达半米之深，打捞清理一次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另外，景区先前造好的旅游设施也因关闭而逐渐废弃。随处可见被废的小码头、栈道、指示牌、观光平台、历史故事碑，甚至垃圾箱。景区的基本设施如同电子产品一样，经常用才不会坏，长时期不使用，彻底报废就指日可待了。不知这算不算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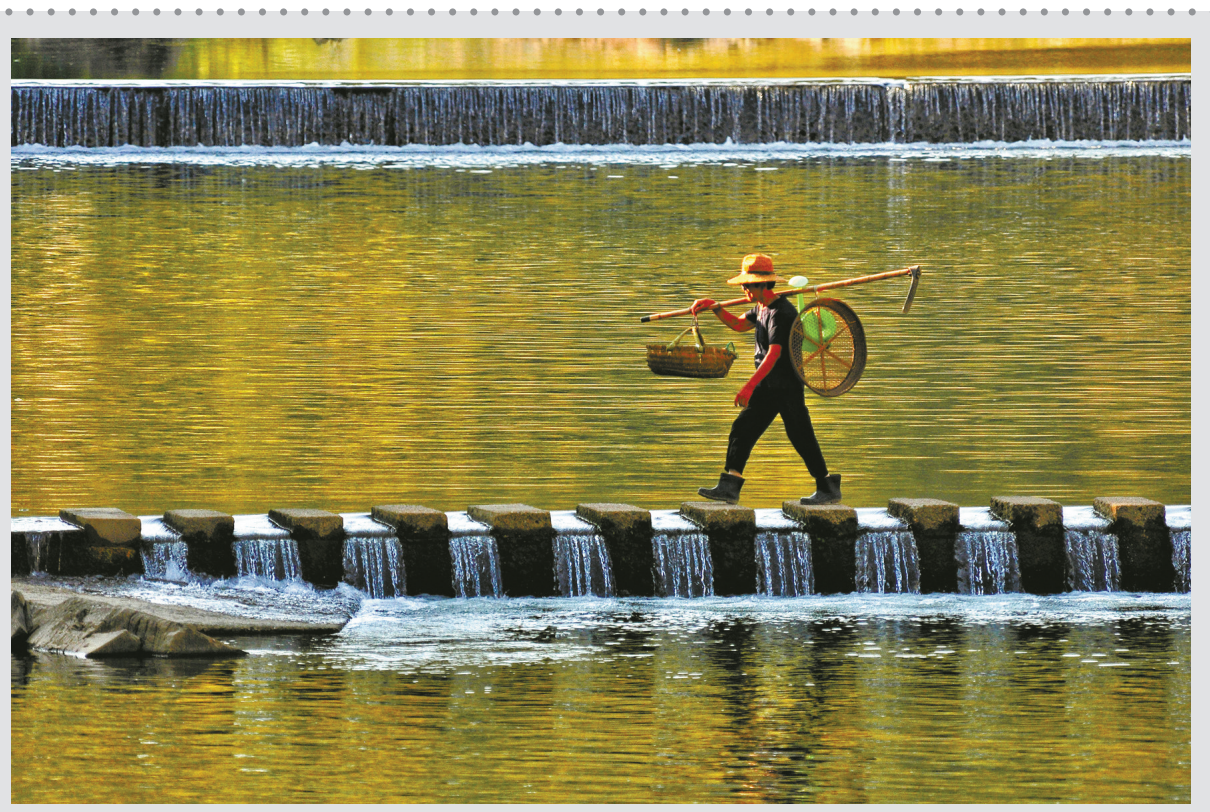
我特意问了陪同巡视的市水库管理中心副书记袁女士，在景区时代有“造血功能”，每年营业额在1000万元上下，可以贴补景区的日常管理开支。我琢磨着这笔钱如今没了，大概率需要政府负担。

一关了之，老百姓也少了一个观景养生的好去处，不知是不是得不偿失。

（五）

青山依旧，绿水长流，热闹不再。不由联想到著名的杭州千岛湖景区·新安江水库，丽水千峡湖景区·滩坑水库，这两个在浙江数一数二的大水库以及其他众多的湖泊，是否也有同样的遭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能否并行不悖？美丽风光能否变成美丽经济？这是浙东大峡谷之行留给我的思索。



早出 孙继宁 摄

遇见“国象”

瑜语

小学时在邻居家的一本画报上，看到印有国王、王后、骑士等棋子的图片，觉得形象生动，立体感强，栩栩如生。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有别于中国象棋的国际象棋，心想这是怎样奇妙的游戏呀，啥时候我也能学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21岁的谢军获得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电视上谢军在棋盘前沉着冷静的模样，还有那些漂亮的棋子，让我羡慕。多年后，女儿外出学习，假期回国给家人都带了小礼物，而我收到的就是一副木质国际象棋，甚是喜欢。

于是，女儿和侄子成了我国象的启蒙老师。休息天研看“残局作业”，并和电脑对棋，后来又在网上与人对弈，偶尔与女儿、侄子过上几招，因为还没到很熟练程度，往往走不了几招就会败下阵来。

初近国象，兴致正浓。也许是缘分，也许是少时的情结一直没有褪去，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宁波博弈国际象棋俱乐部的徐洋，使我进一步接触到国际象棋。实战中我逐渐意识到下棋不能图痛快，要考虑周全，走一步能想到后面的三步四步，甚至十几步。2017年叶江川和谢军两位国象特级大师来宁波，我因工作关系陪同接待，并且收到两个意外惊喜。一是谢军送我她编著并亲笔签名的《国际象棋教育》一书，二是叶江川老师主动邀请我下棋。自知没资格和叶老师下棋，但盛情之下只能勉强应战，没过几招，饭点也到了，我趁机立马叫停：抓紧吃饭，不能影响叶老师休息呵。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叶老师说：你下棋还蛮规范的……我实在惭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体悟到国象带来的奇妙和快乐。

国际象棋起源于亚洲，后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成为国际通行棋种，也是一项智力竞技运动。

国际象棋棋盘为正方形，由纵横各8格、黑白交错排列的64个小方格组成。棋子共32个，分为黑白两队，由对弈双方各执一组（16个），兵种各为相同的六种，分别是国王、王后、城堡（车）、主教（象）、骑士（马）、兵。

国象蕴含着大局观的思维。和许多初学者一样，刚开始我进步很快，但在提高阶段却停滞不前了。仔细琢磨发现原因在于图快、图爽，顾此失彼，太在意失棋子，过度重视实战而没把棋局分析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国象的对弈中，需要棋手用已经掌握的棋术去制定战术，创造制胜的机会，不能因一棋的得失，局部的胜负而影响大局。而且光发挥16个棋子个体的作用还不够，必须把它们统筹起来，形成合力，16个棋子协调配合得好不好，对棋势影响巨大，也是考验棋手有没有大局思维，驾驭大局能力的根本所在。

除了大局观，开放是国象的一个显著特点。国象对弈中强调控制线，并通过对斜线的控制强调区域范围的重要性。如果与中国象棋相比较，两者在文化上有本质区别，国际象棋更具开放性，规定“王”永远不可在棋盘上被拿掉，并设置了“无子可动逼和”，“王”在最后时刻像普通战士一样参加战斗。另如在主教（象）的使用上，骑士的走法上（马的绊腿），都能看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在国象的棋盘上妥善处理好棋子的得失，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对弈的初级阶段，我总是把自己的棋子看得牢牢的，不舍得失子。而事实上，面对纷繁复杂的棋局，越是瞻前顾后，左右摇摆，越是对棋势不利。必须懂得有失才有得的道理；在一些尚处于迷雾中的特殊棋局，适当舍弃棋子，可能会赢得更优的棋势。当棋势不利时，少输也是胜利。舍弃那些难以把控的，舍弃所谓原先不舍得的，或许得到的结局是圆满的。

还有变革和创新在国象中也凸显得淋漓尽致，小兵的升变尤其令人瞩目。名不见经传的小兵，只要脚踏实地，勇敢向前，顺利到达对方底线时，摇身一变或成王后，或是主教、城堡等等除国王之外的任何一棋，完成自身在棋局中的华丽转身，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棋如生活，人们能够在棋盘中体验它的玄妙和魅力，看似安静，实则灵动，不停跳跃中不知不觉影响着下棋者的性格、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在棋的海洋里自由自在创造着神奇的故事情节，也能从中体悟到人生哲理。

学习国际象棋，收获是丰厚的，它不仅使我结交到一批朋友，也锻炼了脑力，陶冶了情操，为我未来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纯粹宁静中进入更高的人生境界。

筑瓦白洋湖

王晓晖

青瓦白墙小筑是江南的标志。即使如今高楼林立，鳞次栉比、流光溢彩，白墙之上覆青瓦仍是许多人的一种情结。

瓦如鳞如羽，齐整排列，赋予了建筑物水墨画一般的意境。也曾读到过一篇赞美瓦的文章，文中写道：“瓦是风雨之中最玄妙的乐器。风在瓦缝中穿行，声如短笛，拖着长长的尾音，是底气充足的美声。雨点落下，清越激昂，雨越来越大，击瓦之声，与飞流的雨声汇聚成一曲浑厚的交响乐。最美要数檐下滴雨了，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线，把那雨珠串起来，上连着屋檐最边沿的沟瓦，下系在地上一洼清亮的雨水……”多么富有乐韵与诗意的瓦！

江南吴越之地，手工制作陶器、瓷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山野田间至今仍可见一些突兀其间的小型土窑。而相较于甑、甗、埕、罐、缸这些日常生活用具，瓦的制作虽略显粗糙，但取料、拉坯、烧制的工艺却同样不可或缺、不可马虎。

瓦源自泥土，手手相传，原本混沌的一坨由软绵而硬朗，每一次变化无不沾染、浸润人的气息。也正是由于这种纯手工制作的淳朴方法，青瓦保留了它质实、古拙的独特性状。

做瓦坯的泥采挖自河底或水田之下沉积的淤泥，那里的泥细腻、润滑、少有杂质，黏性足，而且色泽青亮。

“白洋湖有专门挖湖泥的，挖起来的泥都堆放在湖畔，特别适合用来做瓦片。这里要用泥了，就用车子去装过来。”白洋湖位于慈溪鸣鹤古镇边上，为了求证此事，我特意循着白马湖岸寻找挖泥船，寻找湖泥的堆场。

近湖的乡村于是就地取材。运来的泥先堆在制瓦工棚外面，在室外蒸发和流失掉一部分水分，使得泥土的湿度刚刚好，不是稀薄的难以近手，也不是干燥龟裂的难以成型。对付这样的泥巴，用的是一种专门的工具，四四方方的框架，三面是铁条，一面是钢丝，嵌到泥里，一推一转，一块泥就像打豆腐一般切割下来。说来轻松的，却是纯粹的体力活，切下来的泥块沉甸甸的，搬起需要不少力气，一块块切割下来后，用力抛掷，用脚踩踏，再抛掷，再踩踏，使之胶黏密实。

搅拌踩踏的泥切下来还得再将它搬运转移，工棚里面堆着一屋子这样备用的泥土，用塑料薄膜覆盖保湿。

运到棚内的泥还得再一次的揉压、踩踏、切割，捣鼓成梯形平面的泥墩，这次的过程被工匠们称作“打泥墙”。

棚里面除了泥，还有一个做瓦筒的工具，一个外壁有凸起分割线的圆桶，一个纯手动的拉坯工具。“泥墙”的泥用一个铁丝制成的弦弓轻轻拉出一层，揭下来，把泥皮围裹在圆桶的外壁上，一边转动转盘，一边用刷子沾水使泥皮紧贴圆桶。从圆桶上脱模出来的就是瓦筒，一个一个整齐排列晾晒在室外，天气干燥，日头好的时候，一般到第二天下午就干燥定型了，轻轻向里一挤压，就裂成四爿瓦坯。

“一年四季都做，除了雨天，老天爷给我们放假。”“一个瓦筒六毛钱，一天可以做二三百个筒子。”“住宿、煤气、水电都是瓦厂老板给解决的，所以活累点脏点，比起在外面其他的厂子里干又强一点。”做瓦筒的是一对贵州夫妇，言谈中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还是挺满意的。

五月的时候，田地里有饱穗的麦子，成熟的油菜籽，阳光和煦，风大但吹着不冷，不远处有个瓦窑，烟囱里悠闲地吐着淡淡的烟，安逸而宁静，是我喜欢的田野风光。

记得上次去时，刚好赶上进窑，搬运的搬运，码窑的码窑，忙而不乱的劳动场景。

那是窑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中午的时候窑主人准备了酒菜，“第一碗，白鲞红炖天堂肉；第二碗，油煎鱼儿扑鼻香；第三碗，香蕈蘑菇炖豆腐；第四碗，白菜香干炒千张；第五碗，酱烧胡桃浓又浓；第六碗，酱油花椒醉花生……”何文秀“桑园访妻”的段子被工人们即兴用上了，桌上的菜远没有戏里面唱的好，但工人们照样吃得有滋有味。

我爬上窑顶窥探，里面的瓦齐整排列极具形式感，仿佛一个巨型的巢，真是完美的杰作！我趴在窑顶不停按动快门，全然不顾窑主人在下面生气地大呼小叫。女人上窑顶，他是不是很嫌憎？

而这天对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从此涅槃脱胎换骨。

一窑瓦要烧制十一天，火不能熄，需要有人管在窑口不间断地添加燃料。守窑的大叔借一个老式的小收音机来打发时间，我问唱的是哪一出，大叔答非所问说唱的是黄梅戏。

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瓦有青有红，是因为土质不同，还是烧制温度不同、烧制时间长短，才造成了它们色泽性状的差异？

“熄了火就往窑顶淋水，不能淋得太快，降温太快瓦会爆裂，淋水不均，瓦就变不成青色了。”

那么如果自然冷却，就是红色的啦？

查了百度，上面说：土中含铁，烧制过程中完全氧化时生成三氧化二铁就呈红色，而如果在烧制过程中加水冷却，土中的铁不完全氧化则呈青色。终于茅塞顿开。

“等熄了火，还要饮四天四夜的水，出窑的时候再来吧！”

不知下次能不能正好赶上出窑的日子。